

<<爱情只是古老传说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爱情只是古老传说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6051928

10位ISBN编号：7536051921

出版时间：2008

出版时间：花城出版社

作者：亦舒

页数：18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爱情只是古老传说>>

内容概要

《爱情只是古老的传说》还记得亦舒的小说吗？
优美的文笔，恬淡的故事，带给我们的却是爱情的震撼！
她笔下的爱情往往不那么简单，包含着太多人生的无奈与凄楚，字里行间萦绕着一种伴随着岁月流逝而来的淡淡心痛。
她笔下的人物仿佛就在自己身边或许就是自己，看透世事洞明，然后烟消云散。
“亦舒新经典”包括了《爱情只是古老的传说》在内的八本最新力作，每一本书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。

<<爱情只是古老传说>>

作者简介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生于上海。

十五岁开始发表小说同，十七岁开始替《明报》写稿，时为中学生。

曾任职记者、编辑、香港政府新闻处新闻官等。

惟一不曾中断的是写作。

早年留学英国，现居加拿大，为全职作家及家庭主妇。

<<爱情只是古老传说>>

章节摘录

这是小镇上唯一的餐车：一辆集装箱车改装的小食店，供应咖啡汽水，三文治及汉堡热狗，五十年代曾经十分流行，后来经济跃升，人们对餐馆要求渐高，餐车便式微。

到了今日，餐车成为一种有趣的玩意。

有人将老餐车买下，重新装修营业，傍晚吸引到一班中学生来吃刨冰，白天有工人享用快餐，生意不错，支撑得住。

老板把生意交给一对中年夫妇，松山与他的妻子，这两人的一子一女都是专业人士，一个医生一个是律师，早自松鼠镇飞了出去，很少回来探视，两人尽心尽力帮老板做生意。

这一日，松山嘀咕：“彤云密布，要下雪了。”

他妻子贞嫂说：“天气却不冷，我还穿单衫。”

他俩预备打烊，忽然来了两车游客，一行八个华商，又倦又饿，看到同文同种同胞，大喜过望，纷纷要求吃蛋炒饭、牛肉面。

贞嫂只得亲自下厨，应付乡亲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一小时后游客们上车继续行程，付了很丰富的小费，说些什么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”、“月是故乡明”之类的陈腔。

其实国际飞机场并不太远，一小时车程就到，乘十二小时飞机他们就可以回到家乡。

贞嫂挥着汗收拾，“今晚不会有其他客人了吧。”

松山拎垃圾到后门，忽然听到悉率声响。

“谁？”

他警惕呼喝。

垃圾箱旁一个黑影窜入黑暗里。

小小停车场照明不足，松山怕是黑熊出没，他没打算与野兽搏斗，迅速扔下垃圾进屋。

贞娜揶揄：“还指望你保护我呢。”

松山叹口气，“怪不得孩子们不愿回来，『你们家乡叫什么？

』『松鼠镇』，嘿！”

贞嫂不以为然，“英雄莫论出身。”

“只得一间小学与一间中学，年轻人都想往大城发展。”

贞嫂说：“迟些他们会回来。”

“木厂关门后松鼠镇萧条。”

贞嫂说：“也不然，酒庄业绩很好，整季我们都做葡萄工人生意。”

“酒庄雇用许多流动工人，我老是防着他们。”

贞嫂感喟：“一般是年轻人，哪里有工作，便走到哪里，夏季摘草帽，秋季采葡萄，四处为家。

。

“你说是不是要读好书？”

“有些人命运是这样：四处游走，不愿安定，他们有他们乐趣。”

“天气渐冷，躲往何处？”

“我看到有人在酒庄附近生火取暖过夜，被镇长派人警告赶走。”

“小镇最怕山火。”

贞嫂把不锈钢凳擦得铮亮。

松山问：“老板多久没来了？”

“个多星期。”

“要不要去看他？”

他身体如何，记得带他最爱吃的椒酱肉给他下银丝面。

“我打了电话，他说他有点咳嗽，无大碍。”

两夫妻沉默了，关上店门，好，回家。

那一夜，气温骤降十度八度。

<<爱情只是古老传说>>

一早五点多，贞嫂到餐车开门做生意，看到地上有浅浅白霜，霜上有杂乱脚印。

她立刻警惕，“什么人？”

” 这时垃圾箱打开，有人爬出来，那人穿着厚厚不合身衣服，一顶绒线帽子压在额角。

他朝贞嫂打躬作揖，“老板娘，给些热的食物。

” 声音属于年轻人。

贞嫂不忍，“你在外边等。

” 她觉得自己过份，换了是狗，她会放他进餐厅，可是，就因为是人，所以才小心防范。

她开锁进门，又在里边锁好。

她做了鸡蛋火腿三文治，又包好几只炸鸡腿与薯条，连同一壶热咖啡，放在篮子里，拿出去交给年轻人。

她给他五十块钞票，“乘车回家去。

” 年轻人抬起头，“谢谢老板娘。

” “我也是伙计，不用谢我，你父母牵记你，回家吧。

” 年轻人怪讨人喜欢，脱下帽子，朝贞嫂鞠躬。

贞嫂看到他面孔，原来是同胞，浓眉大眼，相貌不错，只是沦为讨饭，十分邋遢。

他走远了。

贞嫂松口气，身后有人说：“是流动工人吧。

” 贞嫂转身，原来是熟客，连忙笑说：“快进来喝杯热咖啡。

” 那人客说：“贞嫂，好心做不得，你给他一次，以后他天天来，这同喂野生动物一般，日后晚晚有一群黑熊在后门守着，多麻烦。

” 贞嫂瞪他一眼，“真有你的，把人比熊。

” 她给他做了例牌香肠煎蛋，一大叠克戟加枫树糖浆。

客人陆续上门，她忙起来。

松山随后搬着货物进门，贞嫂没有向他提及流浪汉。

人客谈论着天气。

“今年会大雪。

” “多讨厌，我已准备好发电机，万一停电，还可以看电视。

” “大前年老安德信一早铲雪，忽然气喘，就那样倒毙雪地。

” “孩子们可高兴了，一下雪，马路变成游乐场。

” 小镇，人们谈论的，不外是这些。

午后，稍有空闲，松山问妻子：“老板今日可会出来？”

” “我看不，快下雪，他怕冷。

” “那我去看他。

” “让他出来走动一下，聊天散心。

” “我试试。

” 松山到后门搬货，忽然叫出来：“有小偷！”

” 贞嫂跟出去看，“不见了什么？”

” “一箱鸡蛋，还要好几条面包。

” 贞嫂忽然想起那讨饭的年轻人，不出声。

松山恼怒，“叫我抓到了，打断他的狗腿。

” 贞嫂把他拉进室内，“也许是黄鼠狼。

” 松山喃喃咒骂：“治安一日坏似一日，以前，夜不闭户。

” “以前你只得十二岁。

” 下午，中学生放学，生意又好起来。

他们说：“松伯，装一架点唱机让我们跳舞。

” 松山嗤一声，“就是怕你们这班人吵闹。

” “上一世纪五十年代就有点唱机。

<<爱情只是古老传说>>

” “我们都无处可去，社区中心来来去去只是电脑班、远足、绘画……闷死人。”
” 他们吃完刨冰、香蕉船与奶昔离去。
贞嫂在他们身后说：“做好功课，练妥功夫，将来到纽约去。”
” 松山嗤之以鼻，“给我百万也不去大城市受罪。”
” 太阳早下山，贞嫂说：“一下子天就黑了。”
” 松山把食物取出，“我往老板家。”
” “早去早回。”
” “你一人小心。”
” 直到八点打烊，贞嫂并没有看到什么异样。
两个熟客叫一杯咖啡在餐厅里下棋吃花生好几个小时。
松山回来了。
贞嫂迎上去，“他还好吗？”
” 忠心的伙计松山点点头，“家里很暖和，恒温二十四度，管家招呼十分周到，他精神不错，在设计一项电脑游戏。”
” 贞嫂松一口气。
” “我囑他运动，他让我看他新置的跑步机器，地库不乏运动器材，你大可放心。”
” 贞嫂说：“他还年轻——” “谁说不是。”
” 两夫妻这时噤声，不再在背后说人闲话。
客人扬声：“大雪你们还开门不？”
” 贞嫂替客人添咖啡，“什么叫大雪，齐膝还是齐腰？”
” 松山答：“但凡气象局宣布学校关闭，我们也都休息。”
” 客人说：“明白。”
” 他们各自吃一个甜圈饼，依依不舍地离去。
贞嫂说：“熊也该冬眠了。”
” 秋季四窜过马路的松鼠也都销声匿迹，这个镇叫松鼠，自然是因为橡树茂盛，松鼠特多的缘故。
而小餐馆也一直叫做松鼠咖啡，老板重新装修营业，看到旧招牌，写着松鼠一字，他很高兴，这样说：“任何从前光顾过松鼠的老人家，可吃一客免费早餐。”
那天来了五十多人。
小镇只得千余人口，只得两家华裔，一家已不谙汉语，每个人认识每个人，叫不出名字，也认得面孔。
镇上有一条红河，秋季两岸树叶转红，倒映河上，河水清澈，岸边有人垂钓，也有游客来写生观景。
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，曾经有旅游杂志指出这一带环境优美得“虽不是天堂，但已接近”。天天在此生活的人当然知道小镇缺憾：工作职位越来越少，留不住年轻人。
松山锁上门，上车，忽然看到垃圾箱边有影子。
他赶紧把车开走。
第二天一早开门，他把牛奶桶抬进店后厨房，忽然看到有人向他走近。
松山伸出手去，抓住一条铁管，不动声色。
那人个子不高，身上穿着肮脏的厚厚旧衣，戴帽子，他看上去像一堆会走路的烂布。
松山瞪着他：“谁？”
” 那人嗫嚅：“可要帮工，什么都做，洗地抹窗。”
” 松山答：“没有工作，我们不需要人手。”
” 那人低头：“那么，可有热饭？”
” “没有多余食物，你走吧，别在此逗留，气温会降至零下，你得往西南走。”
” “请你给些面包牛奶。”
” 松山心肠刚硬，正想问你还要不要奶油蛋糕，贞嫂已经包起若干食物交给那乞丐。

<<爱情只是古老传说>>

松山顿足，“万万不可。

” 贞嫂说：“快走快走。

” 那乞丐转身急急离去。

松山斥责：“以后他会天天来了。

” 贞嫂叹气，“你没看出那是个女孩子？”

” 松山一怔，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” 贞嫂不出声，她看到乞丐裤子上有暗红血渍。

连先前那一个，一共两个年轻流浪人，还有更多吗？

为他们安全起见，还是通知警方妥当。

贞嫂叹气。

小小派出所在消防局隔壁，警员听完陈词，这样说：“贞嫂，你两名子女都已出身，住在城里，你们实在应该跟去享福。

” 贞嫂好气又好笑，“你沿路找一找，看他们在什么地方扎营，趁早搭救。

” “遵令。

” 贞嫂慢车在路上巡了一下，树叶纷纷落下，看得比较清楚，路一边是山坡，另一边是斜坡，斜坡下就是迷失湖，相信流浪的年轻人会挑水边生存。

她只看到一个破帐篷，像一只落难风筝，已不足以挡风雨。

她一无所得回转店里。

松山这样说妻子：“你别多管闲事，小镇并不如人家想像那般宁静，去年在山坡下发现腐尸事你忘了？

那人身份至今未明。

” 贞嫂点头，“是一名哥加索即白人年轻男子，年约十五至十八，无人认领报失，是个流浪儿。

” “你不是社会工作者。

” “动物也懂得守望相助，自己镇上不知多少名流浪儿，政府却忙着支助非洲饥民。

” “怪起社会来了。

” “这些孩子为什么没有家，家长都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

” 这时一群女学生推开门进来，叫了冰淇淋，坐下谈前程。

“乔治说毕业后先结婚，然后到城里找工作，即使赚最低工资，也够生活。

” “我成绩不差，希望升大学。

” “我不想那么早嫁人，可是，家里却没有能力攻大学费用，我想先打工，后升学。

” 她们都有前途。

“看护学校极等人用，我阿姨愿意收留我六个月。

” “那真是一个好的开始。

” “我会想家呢”。

” 她们忽然来一个合抱，几个妙龄女子拥成一堆，煞是可爱。

贞嫂轻轻问：“可是明年六月毕业？”

” 她们点点头。

“好好准备大考。

” 女生们嘻嘻哈哈洋溢着青春离去。

贞嫂低头为她见过的两个乞儿惋惜。

怎会沦落到那种地步，她真难以想象。

稍后，贞嫂正在洗刷炉灶，忽然听到汽车引擎声。

她抬起头来，惊喜万分后，贞嫂正在洗刷炉灶。

她扬声：“老板来了。

” 她放下一切跑出去开门。

两只纯白色雪地赫斯基犬先跳下吉普车，围住贞嫂双腿打转。

接着一个年轻人缓缓下车。

<<爱情只是古老传说>>

松山笑着迎上，“老板你出来怎么不通知我一声。

” “我来喝杯咖啡。

” 他中等瘦削身段，脸色苍白，左腿短了一点，走路略微困难，可是一团和气，笑容可掬，并无架子。

他坐在窗前，一边喝咖啡一边阅报。

松山夫妇知道他习惯，不去打扰。

忽然之间，天上下起雪来，静悄悄雪花飘落，零零散散，先在上空微微打转，然后轻轻落在地上，很快铺成白色一层霜。

贞嫂过去轻轻问：“圣诞节给你带颗树来可好？”

” 他摇摇头，“不用麻烦然。

” 他放下报纸，准备离去。

松山陪他到停车场。

这时，先前那个乞丐又出现了，远远站着，不敢走近。

鹅毛般大雪落在她头上肩上，看上去分外凄凉。

年轻的老板诧异，“都下雪了，所有临时工都已结束，这工人为何不走？”

” “他是乞丐。

” “镇上有庇护所，他该去那里避雪。

” 贞嫂替他关上车门，想伸手招那乞丐。

一刹那她已失去踪影。

松山顿足，“不好。

” 两夫妻跑回餐车，发觉柜面上所有食物已经消失：蛋糕，甜圈品，水果…… 贞嫂连忙去看收银机，松口气，还好，现款还在，小偷来不及偷钱。

松山喃喃说：“手真快。

” 贞嫂说：“算了。

” 不算也得算。

” “以前，这一带可真是夜不闭户。

” “可是，从前我也常常进邻居太太厨房找松饼。

” “她认识你，看你长大，那又怎么一样。

” 贞嫂坐下说：“老板精神还好。

” “算是难得，至今未曾寻获配对骨髓，医生说是这几个月的了。

” 贞嫂落泪，“这叫人怎么舍得。

” “来，把垃圾抬出去。

” 现实最凶，叫人没有时间伤春悲秋。

做妥杂务，两人坐下斟杯热茶聊到将来。

” “他可有安排后事？”

” “听说打算把餐车出让。

” 贞嫂说：“不如我们接下来做。

” 松山问她：“你觉得生意如何？”

” “收支平稳。

” 松山摇头，“这不是赚钱生意，我俩仅有一点积蓄，不可掉以轻心。

” “孩子们已经大，可以大胆些。

” 松山反对，“你看那些乞丐，就是因为大胆妄为，高估自身，才招致堕落。

” 贞嫂揉揉双眼，“我疲倦了，回家去吧。

” 他俩住在不远之处一间小小平房，四周围都是常青大松树，这时，树梢已积着白雪。

松山低声说：“真像圣诞卡上图画。

” 贞嫂左眼皮却不住颤动，仿佛有什么不安预兆。

她累得靠在安乐椅上就睡着。

<<爱情只是古老传说>>

原来一夜大雪，银皑皑像糖霜似罩住地面，一片洁白，叫人心旷神怡。

松山接到子女问候电话，说了几句：“是……大雪，大家小心，我们无恙，不劳挂念，有空回家看我们。”

” 挂上电话，他看着窗外，半晌自言自语：“只要他们开心就好。”

” 贞嫂从厨房出来，“收音机新闻报道学校停课。”

” “那我们也不用回店里去，放假一日。”

” 贞嫂说：“我有点不放心。”

” “又是女人的灵感吧，你们老是疑神疑鬼，事事挂心，可是待真的危险来了，又不察觉。”

” 贞嫂没好气，“对，全仗你保护我。”

” “你想去什么地方，只要车开得动，我陪你去。”

” “回店里看看。”

” 松山莫名其妙，“有什么好看，天天在那里打工。”

” “去把小货车开出来，顺便给老板送新鲜水果去。”

” 松山只得梳洗更衣，把货车驶出，在轮胎上装上铁链，这时候雪下得更大。

他看一看妻子，贞嫂肯定的答：“非出去不可。”

” 小货车缓缓驶出马路，在雪地上压出第一道胎印。

松山喃喃说：“这么早，一个人都没有。”

” 车子慢驶，她一路留神山喃喃说：“这么早，一个人都没有。”

电光石火之间，她明白了车子慢驶，她一路留神。

她一早出来是为着救人！

只见路边蹲着一个人，几乎已经冻僵，可是一见车子，拼力站起来挥手截停车子。

贞嫂有点激动，“停车。”

” 松山把车缓缓煞停。

那人奔近，摔跤，再爬起，攀着车边，“救命，救命。”

” 贞嫂认得这人，她正是那个乞丐兼小偷。

这时她牙齿打颤，污垢的脸上淌下眼泪，她哀求：“快救我兄弟。”

” 她还有兄弟！

松山忙问：“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” “他在山坡下，他受伤，不能走路，求你救他。”

” 松山说：“你带路。”

” 贞嫂下车，自车后厢取出绳索以及电筒毯子。

松山一把抓住他惯用的长枪。

“你俩先走。”

” 松山拨电话到派出所，无人接听，松山气结。

那斜坡极陡，雪后尤其不好走，贞嫂扶着树枝步步为营。

她看到一辆生锈烂车，不知何年何月被人弃置在此，竟被两个流浪儿当作临时居所。

如此褴褛，怎能挡得住风雪严冬。

那女孩子几乎滚下山坡，再站好用力拉开车门，松山看到一堆烂布跌出来。

啊，那是一个人。

贞嫂奔过去，扶起他，拨开他头发，看到两道浓眉，他认出这是第一个来乞讨的年轻人，原来他们是兄妹，一直没有离开松鼠镇。

他触手滚烫，很明显发高烧，浑身软弱无力，可是又不甘心示弱，痛苦挣扎。

这时松山把长枪交给妻子，提高声音，“伏到我背上，我揹你上去。”

” 褴褛的年轻人知道这是他唯一救星，喘着气，由松山揹起他。

他们四人缓缓走回车上。

兄妹俩在车斗里瑟缩。

大雪下他俩像安徒生童话里在森林里遇难的小兄妹。

<<爱情只是古老传说>>

松山不禁叹气，“你俩为什么不回家？”

” 细小的声音答：“没有家。”

” “父母呢？”

” “没有亲人。”

” “你们俩想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” “请收留我俩，直到我哥哥病愈。”

” 松山说：“我把你们送往派出所。”

” “不，”那女孩十分坚决，“我们不去警署，我俩已经满十八岁，你丢下我们好了。”

” 她强拉兄弟下车。

贞嫂喊：“慢着，你们从何处来？”

” “东岸的孤儿院。”

” “你们是华裔？”

” 她点点头。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” “我叫忍之，哥哥叫忍之。”

” 贞嫂心想，多么奇怪而文雅的名字，一定是孤儿院某文胆的杰作。

“你们姓什么？”

” “姓深，孤儿院用‘深感神恩’四个子做孤儿的姓氏，我们在那里呆了十年，一直没人愿意领养年长孤儿，我俩自动离去。”

” 松山叹口气，不出声。

他与妻子面面相觑。

“我们什么都会做，打扫，洗刷……” 松山说：“坐稳车。”

” 他坐上驾驶位，把车驶向店里。

“可是，”这次轮到贞嫂犹疑，“我们不知道二人底细。”

” “先安排他们在旧谷仓住，养好病，才做打算。”

” “还是通知派出所妥当。”

” 松山反问：“我雇两名工人也得知会警察？”

” 贞嫂叹气，就这样，他们收留了两名流浪儿。

根据统计，十三至十九岁街童平均在街上生活六年就会因毒品，疾病，仇杀死亡。

松山夫妇救人心切，不能再计较后果。

贞嫂伸手轻拍松山背脊，表示支持。

松山点头。

旧谷仓是松鼠餐车的储藏室，就在附近，打开门，只见底层整齐放着各种机器工具：剪草机，电锯，英泥，花种……应有尽有。

半层阁楼有楼梯可以走上，曾经租给学生居住，小床小柜小凳，还有小小浴间。

贞嫂取出干净衣物，放在一角，“我去取食物。”

” 松山说：“我去请医生。”

” 俩兄妹紧紧搂在一起。

他俩已被环境折磨得不似人形，可是，在谷仓幽暗的光线下，贞嫂看到两双像爱斯基摩赫斯基犬般明亮警惕野性闪闪生光的眼睛。

贞嫂略觉不安，可是又感放心，那种精光表示他俩健康没有问题。

“医生就快来，请先淋浴。”

” 她去准备热菜热饭。

雪下得更大了，绵绵不尽飞絮般飘下，一下子又膝盖那么深，穿雪靴走路都有点艰难。

他俩洗刷过，换上新衣，看到食物，狼吞虎咽，用手抓起，塞进嘴里。

双手指结擦伤破损，指甲灰黑，都是流浪生活的恶果。

贞嫂向他们招手，他们走近，贞嫂替他们检查头皮，寻找虱子。

<<爱情只是古老传说>>

因为天气寒冷，寄生虫不易繁殖，万幸未有小小白虱。

医生来了。

六十多岁白发老头，穿的似不倒翁，咕囔着：“大雪天用长枪指着叫我出诊，有什么事？吃两颗阿斯匹林不就行了。

” 他诊视病人，听了心脏及肺腑，按过淋巴腺，看过喉咙舌头眼睛。

他说：“风寒发烧，每天四次阿斯匹林，多喝鸡汤面与清水，雪停了再来看。

” 贞嫂愕然，“就那么多？

” “小伙子一下就复原，不必担心，但是这两个孩子太瘦，需要注意营养。

” 贞嫂送医生出去，低声问：“依你看，他俩过了十八岁没有？

” “大白齿已经长齐，不止十八岁了。

” 贞嫂放心，“医生，多谢你出诊。

” “我正在书房喝热可可吃蓝莓松饼读小说，被松山无情拉扯出来。

” 贞嫂唯唯诺诺，碰到老人唯一方法是只得认他噜苏。

她回到谷仓，看到那女孩朝她深深鞠躬。

贞嫂说：“不必这样。

” 换上男子工作服的她个子只得一点点大，头发天然卷曲，梳成一条辫子，头发皮肤都干枯发黄，似大病初愈。

贞嫂顿感心酸，“有什么事，待雪晴后再说吧。

” 她留下药物食物，告诉俩人：“明朝再来看你们。

” 女孩轻声问：“两位尊姓大名？

” 贞嫂啊一声，“他是松叔，我是贞嫂。

” 女人永远要比同龄男性年轻一截”。

贞嫂看着她，“你是怨之，哥哥叫忍之。

” “是。

” “早点休息。

” 松山夫妇回家去，下午，雪晴，家家户户出来铲雪，一边高声交谈。

孩子们扔雪球，堆雪人，希望明日也是假期，坐在塑胶撬上当雪橇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
松山也忙着铲出一条通道，好让车子驶过，忙得浑身大汗，这汗一下子结冰，凝结在头发上。

三点多太阳就下山了。

“那俩个孩子不知怎样。

” 他们仿佛有种特别气质，叫人牵挂。

那种感觉叫可怜。

“医生说只是感染风寒。

” “他们竟然在烂车厢里住了几个月。

” “为什么没有跟着工人大队往南走，那里有工作，农场果田都需要人。

” “那男孩已生病。

” “他们比我们那两个小一点。

” “小多了，我们那大儿已经三十二岁。

” “父母若知道他们如此吃苦，必然不安。

” “老伴，不如早点休息，明日还要回店打扫。

” 家家户户一早熄灯。

<<爱情只是古老传说>>

编辑推荐

多少个晚上，她做好梦，都看见自己有这么一个平凡稳定的家，永久地址，母亲在厨房做晚饭，父亲就快下班回来……王子觉得在书房看书，怨之有点羡慕，爱书的人最幸福一书在手，其乐无穷，无论在屋里车上，咖啡店……却可以进入另一天地。

<<爱情只是古老传说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